

香江多情月，穀雨落嬌紅



HK人與事
石若軒

香江的雨季好似濕漉漉的幾冊舊書，在曖昧纏綿的月光中追懷掌故，回憶一段段，銀竹一千場，纏綿而冗長。牡丹也順勢而開，在溶溶的兩夜靜悄悄地畫了幾個圓圈，淺淡清雅的微微香氣融入瀲灩的池水。一夜夢醒，海防道兩側的古樹奇石都在低吟淺唱，是雨生百穀，歲至春暮的氣息。

穀雨時節適宜懷舊，自然免不了去西洋菜街的二手書店搜尋一番，這裏的書店多數隱匿於二樓，就像被人遺忘的不知名文言小品。它們如明清小說中散落的細碎塵緣，呆呆地等在原地，只待歷史回廊處生出蕩氣回腸的斑駁綠綉，盼望有緣之人拾起，互訴浮浮沉沉的故事，鈎織那些功名半紙的人生。

抬頭望見半新不舊的牌匾，不曾注意名字，踉蹌爬到二樓會見市井之中的瀟瀟詩意。近日重讀《對照記》，真切地感受到原來不可複製的童年時光是許多女作家的靈感秘密花園，冷紅色的潮濕記憶從未脫色，像是染得一塌大病，狂風大雨過後的決然清醒。《對照記》中的張愛玲對那些曾經反覆咀嚼過的時光碎片和家族舊事終於坦誠相見，金絲楠木搭建而起的書架，在詭魅昏暗的燈光映照下靜靜焚燒。煙塵霧氣徑直漫向悠長的夜空，她

挽起新舊融合的寬大袖子，伸手對着星辰暗暗祈禱，最後心平氣和地落筆，會心一笑。

也許是因為《對照記》的緣故，近來對類似《淚珠緣》，《自由花範》類的小說保持着高濃度的喜愛。說明了購書意向，店主找出了一本叫做《嬌紅記》的舊書，因為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的書籍，封面的劃痕星稀流煙，似手足無措的青藤。為了防止進一步折損，書脊處貼上了厚厚的透明膠帶。說來也是巧合，穀雨有「三候」，分別為牡丹，荼蘼以及川棟，而牡丹雅稱為「嬌紅」，因在穀雨時節開得極盛，故別名「穀雨花」。想不到搜書也有「一書雙關」的奇遇，實在難得。

《嬌紅記》沒有牡丹花一般國色天香的命運，是一樁真真切切的情感悲劇。嬌娘與書生中純彼此戀慕，卻不想屢屢遭到帥節鎮的無情威逼，不得不以殉情的方式將短暫的生命歷程砌成了一座「鴛鴦塚」。雖是沉重的結尾，但依舊為穿插於字裏行間的海棠鋪繡的筆調所折服，若即若離的情感博奕看得多了，對這些鴻雁傳書的純愛故事頓生無限感動。天長地久正是因為難得，才被無數人輪番歌頌。

雨生百穀，煙歸春暮，當追懷思舊的情緒多到快要溢出的時候，最好的方式是去描摹月亮，忽明忽暗的它裝載着幾個世紀的集體記憶，始終孑然一身懸掛在歲月的黃泉裏，灑下點滴溼透的淚珠，是可以隨意蒸發的情義歡仇。



善治若水
胡恩威

香港要發展藝術，筆者認為首要發展藝術教育。什麼才算是藝術教育呢？學習畫畫彈琴朗誦就是藝術教育嗎？這些當然是藝術教育的一部分，但藝術教育的基本是從幼兒教育開始。幼兒教育是啟發小朋友的五感，即是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和觸覺。常言道「三歲定八十」，可見幼時打好成長基礎的重要性。

在日本、德國、法國、西班牙等國家，他們十分看重幼兒教育。在法國，嬰兒出世一周之後，母親便可把嬰兒交給託兒所託管。而法國幼兒教育注重師資，對老師的資歷和訓練要求高；北歐國家如芬蘭、瑞典亦然。相比之下，香港的幼兒教育基本上似是白紙一張，只有學券計劃的經濟式補貼。

藝術教育由幼兒教育開始

日本的幼兒教育是培養小朋友的觸覺、聽覺、味覺、嗅覺和視覺的均衡發展，與五感相關。小朋友只有對自己身體產生感知後，才能更好地透過這些感受去認識不同的藝術形式。因此，兒童的初學階段最重要是發展五感。

以學習寫字為例，日本兒童上小學才開始學寫字，因為這時候小孩的腦部相對發達，有思考能力。在香港，不少家長很早就逼小朋友學寫字、做手工。這樣可能導致小朋友會模仿大人、「扮老積」。但就開發身體潛能而言，每一個人都不一樣。有些小朋友適合早些學寫字，但未必所有人都適合。在筆者看來，啟發五感才是幼兒教育之本，也是藝術教育的基礎。

很多小朋友可能精於彈琴、畫畫、芭蕾舞等，但不懂藝術基本功。如何令大家對藝術感興趣，其實是要從孩提時期開始培養。日本的教育體制或多或少培養兒童對藝術的

興趣，既受西方管弦樂、古典樂的耳濡目染，也懂得欣賞自身的文化傳統，如花道、茶道、書法、詩詞等，小孩已經初步擁有欣賞藝術的能力。藝術的功能之一是培養我們的感覺，透過感覺去欣賞音樂，去觀賞視覺美藝。

因此，筆者始終相信香港要發展藝術教育，首先由幼兒教育開始，並積極做好相關的工作。不妨從開發一個新的藝術教育計劃開始，讓孩童自幼時就開始接觸中國傳統水墨等，不一定要學寫字，學習水墨亦可以。小朋友可以聽音樂，也可以聽錘鍊銅磬，一種東方的聲音。東方的觸覺是什麼呢？小朋友可以摸石頭摸樹葉，其實還有很多可能性。

人和人工智能（AI）最大的分別之一是，人有五感。小朋友自幼培養五感，對於成長之後如何欣賞藝術和培養藝術氣質至關重要。

他們是誰



▲德蘭修女與她所創立的孤兒院裏的孩子。

美聯社



英倫漫話
江恆

都說愛之花開放的地方，生命便能欣欣向榮，現實可能並非如此，比如以悲天憫人著稱的德蘭修女（Mother Teresa），就陷入了虧待病人的爭議，讓昔日耀眼的光環黯然失色。

德蘭修女最初成名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一部紀錄片，拍攝者是英國記者馬科爾·蒙格瑞奇，他曾在英軍服役，也當過英國政府的間諜，但最被外界記住的是他向西方社會介紹了德蘭修女。在紀錄片中，他竭盡所能地展示了德蘭修女美好的一面，包括她如何在艱苦地區扶危濟困，鏡頭裏她不畏環境的惡劣和傳染病的侵擾，為窮人開辦收容所和救濟院，向他們提供食物、設備和醫療，那一幕幕場景催人淚下。影片的播出讓德蘭修女變得家喻戶曉，在輿論讚許聲中，她於一九七九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並被稱為「貧民窟聖人」。

當德蘭修女那句「回到家裏，愛你的家人」尚有餘響，有關她漠視窮人的負評陸續浮出水面，很多人質疑她在BBC的紀錄片中有被過度美化之嫌。因為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德蘭修女創立的收容中心設施匱乏，衛生極差，病人得不到適當的照顧。英國記者希金斯在《傳教立場》一書中提到，「那裏沒有任何現代化的醫療設備，工作人員都是沒有受過醫療訓練的修女，她們使用沒有消毒的針筒，不使用任何止痛藥，實際上也不打算治好任何人。」據與德蘭修女合作設立慈善機構的英國醫生傑克·普雷格回憶說，她有錢為窮人開一家像樣的醫院，但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一九八一年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上，當有人問德蘭修女如何看待窮人和苦難時，她回答得非常直白：「窮人接受自己的命運是非常美好的。窮人受苦會對這個世界更有幫助。」用希金斯的話說，德蘭修女並非無私的人道主義者，她對於「痛苦」有一種扭曲的崇拜，將受苦視作讓人最接近上帝的途徑。一九九四年知名無神論者希欽拍攝的紀錄片《地獄天使》，以及去年英國天空電視台播出的紀錄片《特蕾莎修女：為了上帝的愛》，都提供了更多類似的事實，如同《特蕾莎修女：最後的審判》一書中所言，德蘭修女即使收取巨額

捐款，也沒改善病人的處境，她以愛為名向弱者施加苦難。

事實上，像德蘭修女這種自相矛盾的特質，在一些英國歷史人物身上同樣有所體現。最典型的莫過於叛國罪將英王查理一世砍頭、並推翻了君主制的政治家克倫威爾，如今在倫敦國會大廈旁邊，就矗立着這位「BBC百名最偉大英國人」票選第十名的雕像，他的一生可以說贏得了多少讚揚，就收穫了多少詆毀，堪稱最具爭議歷史人物之一。

如果單從歷史學角度看，被砍頭的查理一世罪狀罄竹難書，他在位期間不僅長達十二年沒有國會，更是橫徵暴斂，苛捐雜稅，弄得天怒人怨，最終引發悲慘的內戰。作為英國護國公的克倫威爾，推翻皇權可謂順應了民意，是站在正義的一方。但克倫威爾也有不受人歡迎的一面，就像英國作家保羅·萊在《英國共和興亡史》一書中寫道，他掌權後表現過於強勢，尤其在征服蘇格蘭、愛爾蘭的過程中殺害了天主教徒，並且摧毀皇室珍寶，將倫敦塔內的皇家寶物熔化，製成金幣以促進經濟等等。也難怪在克倫威爾舊居的展覽上，參觀者會面對一項詢問——究竟對他怎麼看。

大英博物館創始人漢斯·斯隆爵士也因表裏不一而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在英國他向來以收藏家著稱，大英博物館最初就是憑藉他捐贈的八萬多件藏品所建立，為此英國甚至連地鐵站也以他來命名。公眾所周知，大英博物館這些藏品的

來源充滿爭議，據史料記載，生於十七世紀的斯隆，其岳父在大英帝國殖民地的牙買加經營甘蔗種植園，曾擁有和使用黑人奴隸，斯隆作為受益人，注定了他的收藏與殖民主義擺脫不了關係。加上在世界各地的大量非法掠奪，就連英國前首相卡梅倫也不得不承認，一旦開口答應還一件，有一天會突然發現大英博物館變空了。在各界要求歸還文物的強大壓力下，二〇二〇年大英博物館重新開放後，悄悄將原本位於顯眼位置的斯隆雕像，移進玻璃展示櫃中，並標註成「奴隸主」。

另外，戰時首相邱吉爾的人生也是毀譽參半，雖然二戰時他領導英國人成功抵抗德國納粹受到愛戴，但也因發表了鐵幕演說而拉開冷戰序幕，同時他是絲毫不加掩飾的種族主義者，聲稱「贊成使用毒氣對抗未開化民族」、「野獸般的人民信仰野獸般的宗教」等等，盡顯「白人優越」主義者本色，這也導致了倫敦國會廣場邱吉爾雕像被噴漆，更有輿論呼籲將雕像撤下。英國歷史學家傑弗里·惠特克羅夫特在《邱吉爾的影子：生前與身後》一書中形容，他是不折不扣的偽君子。

從德蘭修女，到克倫威爾和斯隆，再到邱吉爾，他們究竟是誰，聖人還是罪人？英雄還是暴君？收藏家還是奴隸主？領袖還是偽君子？或許正如以揭露人性著稱的英國作家毛姆所說，卑鄙與高尚，邪惡與善良，仇恨與熱愛，可以並存於同一顆心靈中。

花開花落任匆忙



市井萬象

每當到了該外出散步的時候，小狗就會顯得雀躍萬分，且心急如焚，主人有時會被牠完全控制。時值樹頭菜（又名魚木花）花期，黃白花盛放滿枝頭，小狗與主人花下經過，背着大包小袋又手舉電話的主人顯得有點緊張和狼狽，跟在雙腿離地奮力前衝的小傢伙身後，美麗的花花也無暇欣賞了。

文、圖：月石



一條自發原創的天行之路

地與香港藝壇日間頻密的對話與往來。

香港中華書局不久前出版的《天行之路》，是對於林天行近五十年藝術創作經歷的系統梳理和回顧，分作「求學之路」、「陝北求變」、「生死西藏」和「蓮荷悟道」等八個章節，各自詳述藝術家在不同時期與心境下，對於創作新景的嘗試及探尋。有些藝術家畢生專注單一畫法及風格，另一些則執著求變、不斷拓展新域，林天行顯然屬於後者。從少時研習中國傳統山水，到移居香港後受新水墨運動啟發而再思構圖及色彩，再到前往內地及海外不同地方寫生，並將西方現代抽象表現藝術等風格與中國傳統筆墨相融，林天行在他的

藝術旅程中持續地踐行跨文化、跨地域的思考和表達，用他本人的話說：「不分中西、不分時空，全捏在一起，靠自我的想像和直覺的力量，一種自發原創的藝術。」師古而不泥古，參照而不模仿，即是此理。

觀林天行作畫、寫字，無時無刻不透出一個「大」字。此處的「大」，並非單指作品尺幅，更意在筆墨間的氣韻、格局與神采。他從不拘泥於小情小景，而是用大氣魄、大開合，將眼前所見與心中所悟所感，恣意揮灑於筆端紙上。當代藝術家每每喜歡談論「中西結合」與「古今交融」，殊不知，知易行難，較之於高談闊論，又有多

少藝術創作者有勇氣、有膽識，以一己之力闢拓「傳統的現代化」之途？

傳統與當代從來不可割裂而論，林天行所反叛的傳統，是僵化的、缺乏沉實且厚重底蘊的陳規與成見，而非累積千百年古人智慧而成的筆墨道法。傳統之所以常談常新，實因有一代代的創作者為其加添新意，再經時光淘洗琢磨，方得以綿延久長。由此而論，當代有作為的畫者，必得有承繼傳統的使命感，同時兼有以筆墨回應當下的時代感，如是，才能無畏、無懼，在繽紛陸離的大時代中守定自己的內心，「走出狹窄，重塑一個屬於今天的『真理』」。



▲林天行新作《天行之路》。作者供圖



黛西札記
李夢

近來數月，多次到訪香港藝術家協會主席、知名畫家林天行的畫室「大也堂」，聽他談及少時學畫的甘苦，來港後探索求變的執著，心有戚戚。在如此快節奏的商業都會，投身藝術者少，潛心數十年孜孜以求者，更是寥寥。從寧靜的福建鄉村到繁忙熱鬧的香港，林天行這一場漫長的「離鄉之旅」，不單為他藝術風格的創變與拓展找到更廣闊的舞台，也在相當程度上映照出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四十年間，內